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 B 類、出國短期研究）

題目：100 年度特色計畫之

「湯匙與 kampung」：亞齊客家在棉蘭

田野調查工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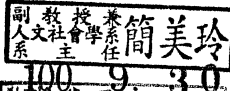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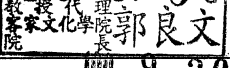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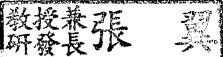
服務機關：人社系

姓名職稱：蔡晏霖 助理教授

前往國家：印尼 巴里島，龍目島，花島

出國期間：2011/8/10~8/30

報告日期：2011/09/26

撰 寫 人	審 核 人	初 閱	複 閱
蔡晏霖 		 100.9.30  100.9.30  100.9.30	 

備註：出國報告書審核程序如下

- 一、初閱：各學院教師 A、B、C 類及其他行政單位 A 類由單位主管，研究生由指導教授；中心計畫及學群 A、B、C 類由各中心計畫主持人。
- 二、複閱：經費所屬之一級單位；中心計畫及學群 A、B、C 類由頂尖計畫執行長。

一、摘要（200-300 字）

我此次出國預計執行 100-101 年度特色研究計畫「亞洲之南：華人移民、族群關係與文化遇合之區域比較」中的子計畫田野調查工作。本計畫希望透過兩年期的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查溯印尼蘇北地區華人在二十世紀中葉的關鍵歷史，並透過分析此遷移歷程中蘇北華人多重地緣關係之間「斷裂」與「歸屬」的辨證，探究蘇北華人經歷的多重性文化遇合與認同發展。有別於定點式的印尼華人研究慣例，本研究以一跨域性的研究取徑來研究蘇北華人的近代史。目前身在棉蘭、印尼甚至海外各地的蘇北華人社群在過去半世紀間經歷了殊異極鉅的流移經驗。到底他們如何在這些異質的流移脈絡與經驗中持續保有其蘇北華人身分認同，使其歷久彌新？這是本研究計畫最根本的研究議題，也是本計畫試圖透過「湯匙與 kampung」此組意象提點說明的重點。我的研究方法將結合人類學學門的中程田野調查，以及歷史學門的口述歷史與照片採集、文獻調查，與生命史研究。研究地點將以印尼蘇北省棉蘭市為主要地點，並視需要至相關各地進行短期性的調查與採訪。作為本計畫的首次田野調查，我以三週的時間，從巴里島開始走訪東印尼各處的蘇北移民，進行深入訪談，資料收集等田野調查研究工作。

一、摘要	p2
二、目次	p3
三、本文	
(一) 目的	p4
(二) 過程	p6
(三) 心得及建議	p6
四、附錄	p9

三、本文

(一) 目的

本計畫(「湯匙與 kampung」: 印尼北蘇門答臘華人社群的區域與跨域研究)希望透過兩年期的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探索印尼蘇北地區華人在二十世紀中葉的遷移歷史,及這段歷史所引發的多重性地緣認同與文化遇合(cultural encounter),藉此深入理解印尼之華人移民史。長期以來印尼華人研究的空間尺度不是「地方」(比如「棉蘭」華人社群)就是「國家」(比如「印尼」華人)。然而無論史料,口述資料,或是人類學理論的反省(Tsing 1993, 2005)均指出一個中介「區域」空間尺度的獨特與重要性。本計畫因此希望以印尼北蘇門答臘為單位,研究此地區華人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歷史,及這段歷史所引發的多重性地緣認同與文化遇合。北蘇門答臘位於印尼西部蘇門答臘島的最北端,位居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的航路要津,並有其特有的區域性文化認同。無論是荷印殖民時期的行政區劃「蘇東」,或是一九四〇年代以降的「蘇北」,都形成相應的區域性華人社群認同,既表現在史料與口述資料中,也具現於過去與現存的社團活動與教育資源的網絡裡。事實上,即使是看似在地的「棉蘭」也必須被放置在區域性的脈絡中,才能被完整理解,因為「棉蘭」在當地華人的語境中是一個同時對立於「山頂」(棉蘭福建話,意指棉蘭以外其他蘇北地區)但又能代表「山頂」的社會空間概念,鋪陳出棉蘭與蘇北其他鄉鎮之間相依但不對等的關係。換句話說,「山頂」是「棉蘭」的建構性他者(constitutive outside),是「棉蘭人」據以建立自我認同的區域性空間與文化力場。透過對於這些區域性城鄉關係的田野與口述資料的收集整理與詮釋。

本研究奠基於我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已進行長達 15 個月的印尼田野研究;我的論文主題為當代棉蘭華人之人類學認同研究,而我正是在此長期的田野調查與寫作過程中逐步體認到一個跨地域的區域性歷史視野之於印尼華人研究之重要性。我發現,無論是「棉蘭華人」、「印尼華人」或「蘇北華人」,都從來不是一個封閉與自體繁殖的社群,而是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降多股移民浪潮中來自南中國與東南亞不同地區的華人移民,在歷經種種中繼、轉進、回歸、再遷徙等非單線性遷徙過程、並因此與諸多殊異的在地文化遭逢後所產生的社會認同。

爲了針對印尼北蘇門答臘華人社群的區域與跨域連結進行研究，我選擇聚焦於二十世紀中葉蘇北華人的遷徙經驗。1945-1966 年這二十年間是印尼在世界性的冷戰對立與發展主義脈絡下，從帝國的殖民地轉變爲現代民族國家的關鍵年代，也是棉蘭華人社群轉變的關鍵年代。我認爲，棉蘭華人社群從一個鑲嵌於荷印殖民複數社會(plural society)中的跨地域南洋華人生活世界，在其中華人學校與會館扮演著重要的文教、社交與政經動員功能，轉變爲經過印尼獨立、解殖、現代化發展等歷程後的後殖民國族生活世界，在其中華人學校與會館的存在轉而被視爲中國對印尼的政治威脅。本研究即聚焦於這個由殖民到後殖民生活世界的轉變過程，企圖呈現華裔族群在印尼立足(emplacement)與流移(displacement)的文化意義與過程。以亞齊華人爲例，從 1945 年到 1966 年，絕大多數華人離開了亞齊，來到棉蘭。她/他們或者到此投奔親友、故舊、同鄉，或者來此求學、工作、成家。1959 至 60 年間當大規模的亞齊難民潮湧入棉蘭時，棉蘭華僑總會甚至促使棉蘭華僑中學暫時停課，以便於空出校舍安置難僑。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有更多的亞齊華人陸續遷移至棉蘭，在此等待來自中國的接僑船，但事實上只有少部分人得以如願返回中國。大部分就此定居棉蘭的亞齊華人最終落足於棉蘭市區北面的 Metal 地區、Pulau Brayan 地區，以及較晚形成的 Taman Sedia Budi 社區；這些地方如今都已發展爲著名的亞齊華人根據地，並由此再擴散到印尼其他地點，甚至海外其他地區。一個區域性的研究尺度，也就是能觀照亞齊與棉蘭互動關係的蘇北區域性視角，因此正是此研究必要也是需要的。我在博士論文研究中整理了棉蘭在地的資料，並希望透過此研究計劃進一步擴大我的區域性視角，才能完整理解棉蘭華人歷史的空間向度。

本研究計畫題目以「湯匙與 kampung 」爲題，因爲「湯匙」與「kampung 」(中譯：故里)是蘇北華人近代遷移史上的兩個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可以捕捉華裔族群在印尼立足(emplacement)與流移(displacement)的文化意義與過程。許多蘇北華人在回顧他們爲暴力所迫的遷移過程時，最常提到的用語就是「那個時候我們被搶得連一根湯匙都不剩」。換句話說，「湯匙」之於這些蘇北華人代表的是與一個地方最後的象徵性連繫；當他們「連一根湯匙都不剩」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再度起程的時刻了。而如果「湯匙」訴說的是地緣關係的斷裂，那麼何處又該是這些蘇北華人的「kampung / 故里」呢？是「棉蘭」、「亞齊」、「中國」、還是「印尼」？換句話說，本研究探詢的是蘇北華人經驗中「湯匙」與「kampung / 故里」

之間的辨證關係---也就是其地緣認同經驗中多重而豐富的斷裂與歸屬現象。 作為本計畫的首次田野調查，我以三週的時間，從巴里島開始走訪東印尼各處的亞齊客家移民，進行深入訪談，資料收集等田野調查研究工作。

（二）過程

由於是本計畫首次田野工作，行程規劃上以多點移動方式為主，採滾雪球方式，由一地之報導人提供的線索決定下個移動目標，由此完成三週的田野訪調。謹列出簡易行程表如下：

日期	地點	主要工作
8.10	Taipei → Denpasar	出發至巴里島
8. 11-25	Bali	參觀，訪問
8.25-27	Bali → Flores	參訪花島
8.27-30	Flores→ Lombok	參訪龍目島。 返台

（三）心得及建議

此次田野乃筆者初次嘗試多點旅行，雖然未能深入，但能快速建立一地之區域性圖像，收穫豐富。茲列出幾項心得如下：

第一，旅行中與隨行之印尼友人以及司機朝夕相處，可以隨身觀察他們對華人以及相關議題之反應，也有許多深入談話，獲益頗豐。謹摘錄某日車行間司機 Agus 分享笑話一則，曰曾載過四位華裔到花島談生意，發現他們對於生意非常認真，途中不曾放鬆心情遊覽觀光。某日四人中一人游泳時，Agus 看見其中一人游泳姿勢，恍然大悟一件事情：原來一般人游泳若採蛙式皆雙手向外撥水，而此位華裔游泳卻獨獨向內撥水，Agus 大嘆：「他連水都只進不出，難怪華人這麼有錢！」

此故事真確度雖然堪疑，應為 Agus 誇張笑鬧之言。但由此更生動反應出印尼普羅大眾對於華裔富有之矛盾心態，一面自嘆不如，一面又覺得華人取材之道過於誇張。

另外在龍目島的司機 pak haji 也說起兒時記憶中故鄉 sumbawa 的華人，包括他們於 1965 年離開印尼至中國後建立起專屬於 sumbawa 華人的聚落故事，與蘇北華人情況完全呼應。

第二，筆者在各地皆盡量與華人攀談，發現花島華人確實很少，若仍明確自認為華人者，也多屬經商階級與專業領域人士。但從前其實從電影院到照相館都是華人經營。龍目島華人明顯較多，但似乎也因為 1965 年後東龍目島血腥排華的記憶，多集中在大城市。到訪時正是印尼伊斯蘭齋戒月，宗教氣氛瀰漫，白日餐館不供食，我與友人都得倒僻靜小店「偷吃」午餐，也在這些小店遇見不少印尼回教徒。印尼友人說在地 Sasak 語中，狗叫做 Acong，這與常聽聞之華人小名接近。大家引為笑談。巴里島完全不同，接待我的朋友自始即強調真正的巴里島文化是漢傳佛教與印度教的合體，也因此真正的巴里島人是華人與當地人之混血。而峇里與龍目皆有其中國古銅錢與瓷器的象徵意義與流傳文化。

第三，具體個別之訪談收穫，將以三位受訪者做代表性陳述：

第一位具代表性的受訪人為在 Ende 經營旅館的 bapak Agustus。Bapak Agustus 強調 Ende 一地華印關係融合，華人約一百多人。但 1998 年動亂時也曾一個月沒開店。Bapak Agustus 強調那時自己曾對周遭印尼人說：「華人經商東西都有保險，不開店沒差。倒是你們米也買不到，東西都買不到，自己吃虧。」那時真有印尼人跑去鄰鎮的 maumere 打算買日用品，但那裡的華人知道這些人是鬧事者，不願賣給他們。Bapak Agustus 強調 98 年都是來自雅加達的挑釁者所為，軍隊不但沒有參與挑釁，反而是當地安定的力量。

最有趣是，Bapak Agustus 提起 1998 時這裡多華人跑去 surabaya 躲，其實大部份本來也就都在 jawa 有投資 (investasi)，原因是因為「這裡看不到」。我問難道 1998

年以前就知道不要太聲張？ Bapak Agustus 回答那時倒不知道，去 Jawa 投資是因為可以躲避 Ende 當地的稅務人員！

98 年後確實有改善。以前還是會被討 SKBRI。現在不會。何況政府人都認識我，我小孩也成為 pegawai negeri

另一位代表性的受訪者 Pak Santoso 對於 1959 年發生的 pp10 事件沒記憶，應該是因為自己父親是 technician，很早加入印尼籍，所以沒問題。但 Pak Santoso 確實曾聽說 1960 年代從花島回中國的華人在廣東又集結成村。

第三位代表性的受訪者 Ibu Juliana 對於 1965 有印象，回憶那時是共黨受到迫害，華人就算不是共產黨，也被說成是 atheist 而入罪，因此很多人離開，先跑去 maumere，之後搭飛機去 surabaya。一部份人去中國，大部份去 surabaya：「那些人後來都沒有回來了。躲到 jawa」。Bu Juliana 提起那時的事情可問某一間 toko 的老人家，七十幾歲，記得很清楚。

1965 的事件確實某種意義上或許是華人與印尼人共同經歷的一場苦難，只是這寵集體記憶能否轉化成集體認同，尚難確定。在龍目島小村莊裡我曾意外聽到很奇怪的哭聲，我問朋友是否是電視連續劇 sinetron，他說不是，是村人正在看那部有名的 1965 電影，是買了 dvd 在家裡放。我於是順勢問起村莊中是否受到 930 事件影響，他說是，其實他的義父就是當年印共在地的領袖，所以他鼓勵年輕人一定要為社會做事情。他以假名隱匿身分很久，直到 98 後才改回真名。當時村中很多人被殺或者逃走。

總言之，此次田野調查收穫極為豐富，回台後我已與助理展開資料整理與分析，將於年底之成果發表工作坊提出成果論文之初稿。

四、附錄

攜回書目（影印自受訪者藏書）

(2000). 印尼黃氏宗親總會主辦世黃第七屆第三次懇親大會特輯.

Liao, 廖. J. (1960). 印尼散記 Yinni san ji. Xinjiapo, 青年書局 Qing nian shu ju.

巴人 Ba, R. 王. (1984). 印尼散記

Yinni san ji. 長沙市 Changsha Shi 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省新華書店

Hunan ren min chu ban she : Hunan sheng xin hua shu dian.

華僑問題研究會 and H.-c. w.-t. y.-c. hui, Eds. (1951). 印度尼西亞華僑問題資料. peking.

(1931). 棉蘭敦本學校略歷. 蘇島棉蘭華僑教育叢刊. Medan, 蘇島棉蘭華僑教育總會.

余定邦等, Ed. (2002). 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彙編 中華書局.

林天佑 (1984). 三寶壟歷史：自三保時代至華人公館的撤銷 (1416-1931). 廣州, 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

林天蔚, Ed. (1991). 亞太地方文獻研究論文集 Ya Tai di fang wen xian yan jiu lun wen ji.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蕭玉燦 (1982). 五個時代, 地平線.

(1957). 覺醒週刊 Mingguán Chaio Hsing. 覺醒週刊 Mingguán Chaio Hsing. 8-35.